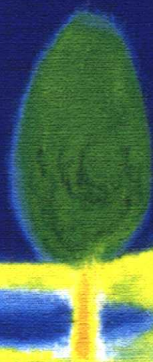


# 我的微微， 我的天堂

My vivian, My Heaven

祁又一 ◆ 著



It's nothing to fear,  
and nothing to doubt.

知識出版社



# 我的微微， 我的天堂

祁又一  
著

现在 我打算告诉你 / 在一个流光溢彩的晚上 / 空气凉爽而湿润 / 我走上阳  
台 / 想看一看那 / 8月的星空 / 却见到一只 / 有着美丽翅膀的 / 优雅的幻影

知识出版社

总编辑：徐惟诚

社 长：田胜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微微，我的天堂/祁又一著. - 北京：知识出版社，  
2003.6

ISBN 7 - 5015 - 3830 - 1

I. 我… II. 祁… III. 自传体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6630 号

策 划 人：张高里

责任编辑：张高里 李 任

责任校对：马 跃

责任印制：张新民

装帧设计：任 玥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：100037 电话：010-68318302)

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0 字数：180 千字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 - 15000 册

ISBN 7 - 5015 - 3830 - 1/I·313

定价：1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# 简 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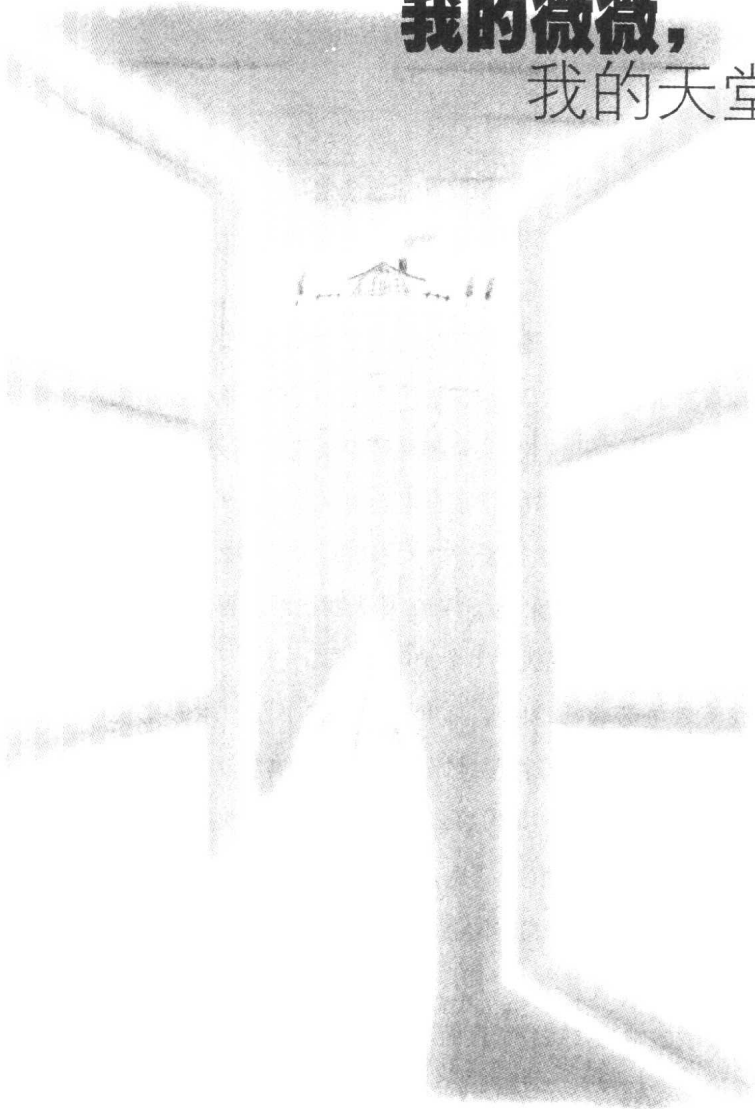
祁又一，男，1982年3月生人，北京土著。高中三年一直学理，高三那年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，同年保送北师大中文系学习至今。曾经主编过几本闲书，骗得大学四年生活费及零用钱若干。现为北师大五四文学社社长，主持校内期刊《新五四》。

推荐网站：[www.banbosite.com](http://www.banbosite.com)

[www.xinxueyuan.com](http://www.xinxueyuan.com)

邮箱：[qi61@sohu.com](mailto:qi61@sohu.com)

# 我的微微， 我的天堂



我知道这都是上帝安排的，他让微微在我的生活中出现，然后再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然后瞧我出丑，看我对此事的反应强烈到何种程度。



前一段时间，我们宿舍有个小子过生日。我们把啤酒瓶装  
在书包里偷偷运上楼，整整运了两箱燕京啤酒。那天我们喝得  
太醉，醉了以后一遍一遍地上厕所，还唱卡拉OK，结果把他  
宿舍的人也招来了，他们就拿出储备的酒和我们一起喝。

凌晨的时候，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彻底迷糊  
了。我坐在宿舍的床上，晕头晕脑地看着眼前觥筹交错，心中  
惆怅。我想了一会儿微微，把寝室里的电话拿到屋外去，给她  
拨了个越洋电话。201卡需要拨一大串密码卡号什么的，错了一个  
就要重新拨，非常麻烦，再加上那天我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，  
那一大串的数字我拨了半个小时才通。

我听着电话嘟嘟地响了两声长音，有个女的拿起来说  
HELLO，我听着声音像微微她妈。我捋着我的大舌头，尽量  
像个没事人那样说：“是阿姨么，我是齐天，我找微微。”

微微她妈很高兴地说：“是齐天啊！你打的越洋电话啊，  
你在学校还是在家啊，你好不好啊，你等一下我给你叫微微去  
啊。”

然后微微她妈就喊着微微的名字，说：“是齐天来电话了，  
快来接。”

我听见微微一路小跑的拖鞋声，我简直可以看到她抢过话  
筒，一脸兴奋地冲着话筒说：“喂！”



事实上，我确实听到了，她的声音还是像我第一次听到时那样动听。与此同时，屋里喝酒的哥儿几个看我没影了，就出来找我，一开门发现我躺在地上，手里还拿着电话，有一个姓钱的小子想把我扶起来，他对我说：“齐天，怎么睡地上了，起来，别躺地上，我扶你。”

他伸手要扶我起来。

我迷迷糊糊地说：“你别管我！”

然后我对微微说：“疯丫头，我想你了……”

后面的事情纯属偶然，姓钱的小子想要扶我起来，他打算接过电话，但是他一伸手，正好按断了我的越洋长途！我躺在地上，把嘴当做抽水马桶愤怒地向小钱宣泄了，那小子的脸色立刻变得像个抑郁症患者。

屋里其他人闻声出来，把姓钱的小子劝进屋去了，我依然叫骂不停，扬言要灭了姓钱的全家。据后来我们宿舍的人告诉我，那天经济系和天文系的都跑上楼来看，还以为我们中文系又打架了呢。

寿星老蹲下来，说：“齐哥，您别骂了，全楼都听见了，不就是电话断了么，我给您再拨一遍，您给我一面子，您别骂了。”

我说：“姓钱的真他妈的混蛋，我这儿刚说句重要的，他就给我挂断了……”



寿星老说：“是，其实他也是好心。”

后来寿星老拨完了号码，递给我话筒，自己蹲在旁边听着。铃刚响了一声，电话就通了，我又听见微微的声音，她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小流氓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啊！”

我重新说了一遍：“想你了，怎么办啊。”

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那儿都好吗？大学生活怎么样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你现在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这儿有人过生日，喝了点儿酒，我们寝室的，他是我们屋的，他现在就在我旁边，你等会儿，我让他和你说句话。”

我把话筒给寿星老。

他冲着话筒说：“你叫微微是吧？我们齐哥天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天天晚上都念叨你，你快点回到他的怀抱吧！”

然后他把话筒又还给我，我呵呵乐着接过来。

我问她：“你在那边好不好，天天都干吗呢？”

她说每天上课，挺好的。

后来又问我怎么样，我说我也还成。

她问我交没交女朋友。

我说我也不知道，有个四川来的姑娘长得挺漂亮，对我也不错，就是没你聪明，不过人家长得比你好看。

她说那就好，有好姑娘别放手，也别太眼高手低，像她那样的不好找，只要水平不要与她相差太多就可以了，要不然一辈子娶不到老婆。

我让她给逗乐了，我说：“疯丫头你真烦人。”

她问我喝了多少酒。

我说就是一丁点儿。

她说你是不是喝醉了。

我说没有我特清醒。

后来我听见“哔”的一声，我知道那是电话卡上的钱马上就要用完了。

我说：“卡上没钱了。”

微微说：“以后不要再打电话了。”

我晕乎乎地问她：“啥？”

她平静地说：“我说，以后别打电话了，怪费钱的。”

提示音又响了一次——“哔！”

“你当我特想给你打哪，钱都是花我的。不打了，你挂吧。”

我等着听她挂断电话的声音，那好像砍头一样的“咔嚓”一声，可是我等了很久没有等到，我听见提示音又响了一次——“哔！”

我大着舌头问她：“怎么不挂电话啊？”



“那我挂了？”

“挂吧，我还得留两毛钱给那四川姑娘打个电话。”

我说：“挂吧。”

那短暂的沉默犹如杀戮。

她说：“齐天……”

我说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我等着，想听听薇薇打算对我说什么。

可是那时候电话断掉了，有个假模三道的女的说：“您的话费已经用完……”

后来我把电话放回屋里，这帮人或趴着，或躺着，一个个犹如大闸蟹。大家问我：传情电话打完了？怎么样？有什么淫荡的进展没有？

我说：“她让我天天晚上给她打电话，还说人给我留着，绝对不卖给洋鬼子。”

这帮哥们儿听我吹的这个牛皮很动听，于是一阵叫好，连说牛逼牛逼！寿星老给我斟酒，我一饮而尽。满满一大杯，足有半瓶啤酒，我一口喝下去，觉得肚子就要涨破了。我想吐出来会好一些，可是我怎么也吐不出来，恶心得不行。

还有那个姓钱的，一脸不高兴，坐在人堆里喝闷酒。有人提议，说让小钱敬齐天一杯，化干戈为玉帛。那小子说他不行了，多一口也喝不下了，说完了就要走。

我粗着脖子拦住他，说我敬你一杯。给他倒了酒，端起来，我说：“干！”

喝完了，我对他说：“别走啊，接着喝。”

哥儿几个也说：“对对，小钱不许走，接着喝，喝倒了算！”

我扶着墙去厕所，有人问我干吗去？我没理他们。跌跌撞撞地到了厕所，我多么想吐啊，扶着便池的墙站了一会儿，总算不那么难受了。后来，撒了泡尿，然后晃晃悠悠地往外走，那地面有点滑，我一脚没站稳，来了一个老头钻被窝，直接躺在厕所里了。

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。梦见我从梦中醒来，微微就坐在我身边，用手抚摸我的脸颊和胸膛。我把头枕在她腿上，搂抱她，抚摸她，吻她，彼此说一些很清醒的话。我还记得我的指尖在她的皮肤上划过的感觉，我还记得她的温度，我还记得她是如何搂抱我的头颅，如何说她会保护我，不再让这个世界伤害我，不再让我寂寞，不再让我独自一人迷迷糊糊地生活，我记得我好像是哭了，我的头枕在她的大腿上，那些液体顺着微微的裙角滚下去，我还在她的怀里闻到了微微的味道，那是微微的味道，我忘记对她说了什么，我只记得我说过我爱她。我说爱她的时候，凝望她的脸庞，望到红色的花朵，先是干涩，而后凋落枝头，只剩下花蕊形影相吊。

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宿舍里，整个宿舍一片狼藉，



所有人都像死去了似地睡着，非常安静。这种寂静让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。我想起刚刚做的那个梦，我想那是上帝在告诉我：你已经失去她了。

上帝精心安排了这一切，他的意思是，微微是离开的时候了。

我知道这都是上帝安排的，他让微微在我的生活中出现，然后再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然后瞧我出丑，看我对此事的反应强烈到何种程度。我活得还没多久，可是我对他这点儿幽默感都有点儿腻味了。他们就像对待一只试验用的蚂蚁一样，不停地给我出各种各样的难题，一会儿叫我把米粒从这儿搬到那儿，一会儿叫我把虫子拖进洞，然后愉快地观赏我在这个叫北京的城市里应接不暇手忙脚乱。





对我来说，微微不仅仅是个漂亮的女孩儿，也不仅仅是我高中时代的女朋友。她对我曾经有过更重要的意义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才会清楚明白，简单地说：如果这个世界真的仅仅是上帝的实验室，而除我之外还有其他实验对象的话，那么我能够确定真实的只有微微一个。因为我断断续续地和她生活了三年，我了解她的每一个细节，我知道她在很多地方和我一模一样，我确信微微和我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为喜欢的电影流泪，为讨厌的家伙发怒，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忿忿不平……我决不相信上帝可以制造如此惟妙惟肖的假象。

我也可以说得形象一些，如果生活真的像某个三流诗人说的那样是一只小舟，那么我只愿意微微与我坐在一起，手拉手，紧紧抓住船舵死死不放，其他任何人对我来说都是难以信任的。

我知道这样说太过离谱，但是说老实话，人总要有个寄托，这样漂泊于世才不会恍惚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寄托曾经就是微微。





我第一次见到她是1997年8月底的一个上午，那天天气相当不错。

我和雨伞在我们那个千疮百孔的初中门口碰了头，我问雨伞：“李琳来了没有？”

雨伞说不用等了，她刚才打电话来，说爸爸带她直接过去。

我们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，雨伞冲着校门做了几个“去死”的手势，然后我们就心情愉快地骑上车走了。

从积水潭上二环，沿着二环路向西再向南，飞奔上差不多十几分钟后到复兴门，上立交桥，再走复兴路往西过了长安商场，从一条小路拐进去就是我们为之奋斗了N久的天堂一中啦。

我们把车推进天堂一中的大门，锁了车走出来，在新生报到处的人群中找了一圈，总算是发现了李琳——同时也发现了李琳她爸。我问雨伞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，雨伞毫不犹豫地拒绝，拽上我扭头就跑。

雨伞怕李琳她爸，初中的时候李琳他爸爸就对雨伞恨之入骨。这个四十多岁的成功人士在李琳8岁时丧偶——据说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，但是手术没做好，属于医院一方的医疗事

故。他坚信他的掌上明珠之所以敢在初中一年级抽烟，之所以敢在初二早恋，之所以敢在初三顶撞老师——不是因为他“又当爹又当娘”的重任没有完成好——而是被这个叫雨伞的坏小子蛊惑的。看着个革命成果付之东流，他非常愤怒，曾经当着雨伞的面吓唬过他，说：“你要是再敢靠近我女儿我饶不了你！”

雨伞那会儿毕竟是个毛头小子，被吓倒了，后来要不是李琳跑到雨伞跟前对雨伞说：“没事儿，你别理我爸，他一年有7个月不在北京，咱俩偷偷的。”——那雨伞还真不敢靠近李琳了。

后来填志愿的时候，李琳跟雨伞说：“我不考四中了，四中分儿太高你上不了，我考天堂一中吧。”

我和雨伞商量了一下，觉得如果拼上一年不怎么睡觉的话，这个宏伟目标有可能实现，就统一了思想，坚定了信念。可怜的是李琳他爸爸，李琳骗他说天堂一中升学率比四中还高，这老先生还真信了。如果他知道李琳报考天堂一中的原因是雨伞的话，肯定气得倒地不起。

从学校的名单上知道，我和雨伞在四班，李琳在三班。

我们找到教室，进去找了位置坐下。班主任还没到，雨伞闲着没事干，就拿着新生入学手册翻来覆去地看。我烟瘾上来了，有点焦躁。我注意到这一天天气很好，阳光从蓝色的窗帘四周透射进来，不断有忙碌的学生来回走动，阳光被击打得七零八碎，晃动不停。



这个教室里大部分人以前都互相认识，一看就知道都是本校初中部升上来的。尤其是坐我们前面的那个胖子，他和进来的每一个人打招呼，嗓门大得可以震碎玻璃，坐他左右的两个人都没他胖，他坐在中间，一会儿拍拍这个人的肩膀，一会儿捶两下那个人的后背，就像敲鼓一样，咚咚作响。那两个人被敲完之后都趴在桌子上，我觉得这两位真是非常惨。一想到要和这位胖子老兄作三年同窗，也有可能被他这么敲，我就有点毛骨悚然。

雨伞和他聊了两句，一问，他果然是天堂一中初中部升上来的，叫赵阵雨，这胖子开怀大笑的时候五脏六腑共同发声，雄浑得很。我们向他打听了一些这个学校的事，还有我们的老师，胖子赵阵雨很豪爽，不断地告诉我们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00千克了，还说他要减肥什么的，基本上都是所答非所问。

雨伞和他对话的形式大概是这样的：

“咱们那个班主任叫……”

“胡平！呵呵……”

“她教过你们么？”

“她教政治的，呵呵。”

“她这人怎么样？”

“她这人特能说，一说话能说死你，呵呵。”

“哦……那她这人古板么？多大岁数？”

“呵呵呵，怎么也得有40吧，她倒是不胖，还挺瘦——哎，



我现在使 V26 呢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呵呵。”

等赵阵雨把话题转到减肥茶上面，一般人是扭转不回来的，这我们后来才知道。当时我们很没经验，胡平进来前的半个小时，雨伞和我的神经基本上已经被这厮摧毁了，他列举服用过的减肥茶品牌用了10分钟，列举禁忌食品又用了10分钟，本来我和雨伞想再探探别的消息，可惜这胖子不识趣得很，看我们两个听得眼睛发直以为是找到听众了，又开始说起了各种减肥茶的吃法。

后来教室忽然之间安静了，门口进来一个半老不老的老太太，赵阵雨赶紧转过身去，回头小声告诉我们：“喏，胡平来了。”

我们的新老师胡平，她穿着老式的女式西服，一身上下都是深灰色，只在脖子上扎了一条花围巾，你说她老来俏可以，说她长得显老也可以，从相貌上实在难以辨别年龄。胡平老师呵呵地看着我们，自我介绍了几句，说从今天开始大家要一起学习生活了。后来她就安排各项工作，谁是临时班长，谁是临时团支书，大扫除怎么做等等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她每安排点儿什么事情，中间都要说很多根本没必要说的废话，说完废话以后就在讲台上站着，和我们大眼瞪小眼，停顿5至10分钟不等之后再开始安排点什么——这段时间我和雨伞都特尴尬，觉得老师是不是忽然生气